

建好活动中心 丰富村民生活

蒋楠

乡村公共空间承载着村民活动、民俗节事、生活交往及公共事务等功能，在乡村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建设高品质的乡村公共空间，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不可忽视的课题。村民活动中心是乡村公共空间的重要类型，其设计与营造亦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规划、建筑、景观、策划、行为、生活等多元协同的乡村公共生活构建、人地关系梳理、空间场所再生、地域文化传承乃至社会纽带重系等。如今，不少富有乡土特色、契合村民需求、体现文化传承的村民活动中心不断涌现，彰显以“融合”为内核的设计观。

“融”人自然，建构公共空间格局。合理选址和布局，是村民活动中心激发乡村活力的基础。面对不同的乡村环境，村民活动中心的选址和建设应顺势而为，与周围自然景观相融。如江苏省南京市横溪街道横山村服务中心，建在乡村山水环境的起承转合处，不仅方便村民开展公共活动，也为游客提供了休憩之所。它的设计着眼于建立起与自然山水的关联、邻里环境的对话，使其成为乡村公共空间体系中的关键点并发挥良好效能。起伏错落的坡屋顶、白灰相间的墙面肌理、当地传统建造语汇的传承转化以及公共空间格局的整体谋划，使服务中心与村落融为一体，让身在其中的人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从融入自然出发开展设计，既是对生态美学的践行，还能充分将乡村自然资源转化成更多为人们共享的空间，比如配套乡村公园、公共休闲空间的挖掘与营造等。

“融”入乡土，赋予公共空间特色。村民活动中心作为公共场所，其营造重在保持乡土特色，留住“乡愁”。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马岔村村民活动中心设计中，设计团队借鉴当地民居传统合院形式，以当地最为常见的资源——生土为建筑材料，并组织村民与大学生志愿者共同参与建造。包含多功能室、商店、医务室和托儿所等功能的土房子就像从地里长出的土块，自然融入乡土景观，并获得村民的情感认同。

“融”入生活，激发公共空间活力。村民活动中心等乡村公共空间的营建，归根结底是为了契合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同时创造并激活村民社会交往的空间场景。通过设计重塑乡村建筑应有的人文品质和精神内涵，成为一项重要实践。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三河村村民活动中心就是其中一例。为了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该活动中心聚合老年幸福院、乡村村史陈列室、村民信息服务站、文化活动中心等10项功能，形成复合多元的“乡村生活综合体”，从而融入村民日常生活，增进人们的情感连接，繁荣乡村文化建设。

作为审美观、文化观、价值观的承载体，村民活动中心设计不能一味“夺人眼球”，而应着重思考如何给村民带来持久而有益的审美和文化滋养。当下，一些设计师从乡村整体规划出发，让乡村公共建筑从内到外深度融入当地文脉之中，使乡村在古老的土壤和根脉中获得新生。像江西省井冈山市大仓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围绕其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乡村公共空间的营造与复建，以历史事件“大会见”为线索，依次展开风荷廊桥、大会见讲习所等多个空间设计。其中，大会见讲习所结合当地乡土建造技艺进行营造，在使传统工艺获得新生的同时，也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乡村日常议事、村民活动交往提供了公共空间。不论是整体规划还是局部建造，进行在地文化的设计表达是设计师避不开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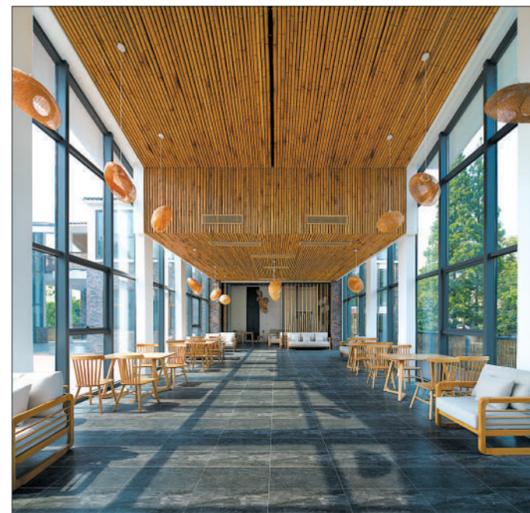
现实中，有不少村民活动中心是由老旧建筑更新改造而成。如何让传统空间与现代生活产生历史对话，是设计改造的重点。以广东省韶关市龙归镇龙归粮所的改造设计为例，设计团队在尊重场地原有肌理前提下进行环境整治与更新再生，形成入口广场、圆仓广场、滨水广场3个节点，使人们可自由穿行于新旧场景之间，感受历史与现代的碰撞。改造后的龙归粮所已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好去处，既延续了场地的历史记忆，也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乡村的主体是村民，村民活动中心要发挥有效作用，需要将村民需求贯穿设计始终，以增强他们对家园的信心。这意味着设计师在做设计时不能一厢情愿，而应通过深入实地的走访调研、邀请村民共建等方式，把村民活动中心真正建成村民们的共同家园。可喜的是，这已成为当下很多设计师不约而同的选择，一些设计师甚至为村民提供了菜单化、定制化、模块化的农房图集等。

乡村有着不同于城市的设计尺度，“融合”设计旨在“恰如其分”。以“恰如其分”的设计建造高品质的村民活动中心，不仅能让村民生活美起来，也能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助力。

(作者为东南大学副教授)

江苏省南京市横溪街道横山村服务中心内景。侯博文摄



坚持“两创” 关注新时代文艺



学生在安徽省体育博物馆内参观奥运文化主题展。黄洋洋摄(人民视觉)



小朋友在江苏省连云港市美术馆参加画伞体验活动。耿玉和摄(人民视觉)



新时代博物馆、美术馆开展社会美育

美在浸润 育在融合

郑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美育有助于提升人们认识美、欣赏美、理解美、创造美的能力，在立德树人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些年，伴随着“文博热”，各地博物馆、美术馆积极拓展美育形式和空间，开展“社会大美育”实践，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暑期来临，许多博物馆、美术馆推出多种特色活动，为亲子游、学生“充电”等提供了好去处。丰富多彩的项目策划与实施，既折射出新时代博物馆、美术馆公共教育的发展现状和趋势，又给当下与未来的探索以引导。

夯实根基 供给“基于实物的教育”

博物馆、美术馆较之其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特性在于：以实物为基础，供给“基于实物的教育”，即为观众提供与实物“遇见”并收获多重感官体验的机会。物的真实感，有利于培育实证思维，帮助人们完成从感性到理性的认知过程。

博物馆、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开展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收藏、研究、展示等各领域密切相关。近年来，我国文博场馆不断以展览为主要媒介开展教育活动，追求“展教结合”，并通过“物”讲好故事，让文物“活起来”。比如，首都博物馆推出的“读城”系列展览，就是为青少年儿童量身定制的大型沉浸式、互动式展教融合项目，通过设置问答板块、拼图游戏等形式，引导目标观众轻松了解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该系列展览的成功举办表明，为青少年儿童提供融学习与娱乐于一体的美育情境，是博物馆、美术馆的显著优势。事实上，契合未成年人兴趣的娱乐元素的加入，可寓教于乐、激发好奇心、强化接受度。文博场馆公共教育项目带来的多重感官体验，有助于青少年儿童建立自身与现实生活的真实连接，进而启智润心。

博物馆、美术馆往往被定位为未成年人重要的教育资源和值得信赖的器物信息资源。如今，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美术馆正在创新设置特殊互动区，以“实物”为观众提供全新体验。例如，中国考古博物馆设置了触摸文物标本互动区，在确保安全和相关举措完备的前提下，鼓励观众触摸古陶片，从而真切感知文物的质地和工艺细节，加深对文物历史与文化价值的理解。此外，开放式文物修复展示空间也正成为博物馆、美术馆创新美育内容和形式、丰富观众体验的重要园地，如三星堆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与修复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修复展示馆等。暑假期间，还有不少博物馆、美术馆延长开放时间，以夜游项目拓展美育形式。比如，今年上海市45家博物馆于暑期周末晚间开展“博物馆奇妙夜”活动，为观众提供“特展+活动+文创+社交+生活”的综合体验。其中，“实物”将发挥重要作用，让观众更直观深入地在夏夜体验历史之美、文化之美、艺术之美。

拓展路径 进一步与中小学教育结合

随着博物馆、美术馆对未成年人实行减免费开放，我国中小学利用文博场馆学习的机制正逐步形成。同时，越来越多的场馆或开发系列馆本课程，或助力校本课程开发等，推进馆校合作、文教结合走向深入，在为青少年儿童教育服务、重点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切实融入中小学教学计划等方面实现创新发展。

其实，博物馆、美术馆与学校协同育人，是推动美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馆校合作可以更好地给予青少年儿童知识和信息，进而提升他们的能力和素养，如信息获取能力、交际能力、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更重要的是，这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中小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道德情操，润物细无声地将真善美转化为其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北京市史家胡同小学的合作为例，双方建立了“课程研发协作体”后，学校三至六年级学生均可利用国博资源进行系统学习。课程还实行“双师制”授课，由博物馆工作者完成馆内讲授任务，由学校教师完成教室内讲授任务，两部分教学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当然，博物馆、美术馆与中小学教育结合，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馆校合作，更不能局限于馆和校，而是覆盖了政府部门、学校、博物馆和美术馆、家庭、社区等的系统工程。它以政府部门为“主导”，以馆、校为主体，并尤为场馆的积极主动为先。目前，这类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未来还需在制度推动等方面久久为功。

时下，如火如荼开展的研学旅行，也为博物馆、美术馆进一步与中小学教育结合提供了契机。比如，天津美术馆依托丰

富的地方旅游资源、馆藏文物资源、专业人才优势和馆校合作机制，推出“美的旅程”文旅研学项目，并逐步形成“古味津韵文化游”“城市漫步”“美术馆里的思政课”三大板块，成为青少年儿童教育的“第二课堂”。暑期以来，浙江自然博物院、陕西汉景帝陵博物院等文博单位也陆续推出特色研学项目，以多种形式打造“行走的课堂”，更好地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当然，当下博物馆、美术馆在研学中扮演的角色还有限，仍存在一些质量不高、流于形式的研学活动。如何开发一批立德树人、特色鲜明的研学精品线路和课程，构建研学资源网络，发挥实践育人作用，博物馆、美术馆还需持续探索。

开放包容 滋养美好心灵

美育是路径，而非终点。博物馆、美术馆旨在通过美育滋养美好心灵，提高公民综合素养，甚至是助力实现这样的社会：每位公民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度过丰富的人生，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学习，并且其学习成果能发挥价值。为实现这

一美好愿景，博物馆、美术馆越来越注重从分众化、一体化、衍生化等维度来策划和实施教育活动。

分众化，即文博场馆根据服务对象和工作性质的不同，实行差异化项目管理，且同步合理调配馆方资源，从而使“观众”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由许多个性鲜明的个体组成的群体。比如，江苏省美术馆推出的“与美相约——大众审美感知体验课”，其中的导赏、互动体验主要面向未成年人，版画艺术书展、版画工坊面向青年，学术讲座主要面向23岁至70岁的艺术爱好者、从业者，非遗传承活动则面向全年龄段受众。多样化的“菜单式”供给，更好满足了大众的美育需求。

一体化，一方面聚焦“广度”，意味着博物馆、美术馆的教育活动开展不局限于观众的实地参观阶段，也包括参观前和参观后两阶段。目前，上海自然博物院、钱学森图书馆等都在应用三阶段原则，循序渐进、富有针对性地策划与实施各阶段活动。另一方面聚焦“深度”，因为参观展览本身即是最基本和普遍的教育活动，越来越多的场馆基于展览开展一系列延伸和拓展型教育活动。

衍生化，即博物馆、美术馆围绕某个主题，开发一系列不同内容和形式的项目，以多元供给，达到“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功效。像浙江美术馆的“无界之归——杭州纤维艺术三年展”系列公共教育活动，就打出了一套包括作品工作坊、讲座、快闪剧场等形式的“组合拳”。

首都博物馆“读城——探秘北京中轴线”展览现场设置的互动游戏场景。王为华摄

让美的力量辐射至更远的地方、抵达更广的人群，不少博物馆、美术馆围绕“卓越与平等”的理念展开多元实践。故宫博物院在其官方网站上线“我们的故宫”教与学资源，供社会各界免费下载利用；武汉美术馆推出“艺术的分贝：听障人群美育项目”，用艺术之美点亮特殊人群的生活；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启动的“社会大美育计划”，推动更多文博机构打开“围墙”，成为大众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的美育大课堂……如今，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加入开展公益性美育活动的行列。

美在浸润，育在融合。博物馆、美术馆应全方位理解“浸润式美育”的学理内涵与实践特征，充分发挥在社会美育中的价值与作用，在实践中探索创新之路。博物馆、美术馆公共教育的不断完善，将推动形成全覆盖、多样化、高质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系，以及“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机制，营造向上、向善、向美的社会氛围。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系主任)

